

## 学历与才气

管继平

好多年以前,曾有一篇文章流传甚广,此文列出两份名单,前一份是“傅以渐、王式丹、毕沅、林召棠”等一批清代状元,后一份则是“金圣叹、李渔、蒲松龄、曹雪芹”等一些科举不顺文才。很显然,状元的名字都很陌生,仿佛闻所未闻;而落第文人的名字则个个如雷贯耳,名震天下。作者的意图似乎是历史弄人——别看当年的状元风光一时,其实并无什么用,回过头来谁也不认识他。相反一些当年考不上举人秀才的失意者,倒是成就巨大,青史留名!文章用来鼓励那些考场落榜的年轻人,短时不无鸡汤妙用,若是轻信当真,那就认知偏离,贻害无穷。

且不说作者所列举的“样本”具有倾向性的选择,就这几位看似不闻名的状元,其实也都是著作等身之学者、建功立业之名臣,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,就是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的武英殿大学士,又任兵部尚书,可谓文韬武略样样精当;江苏太仓人毕沅,乃著述甚丰的文史学家,乾隆帝夸他“才可大用,非词臣能尽其所蕴”。我们之所以不了解,其实是我们的认知盲点所蔽,岂能以己之偏概前贤之全?再说,状元中也有名声赫赫者如翁同龢、孙家鼐、张謇等,他们对中国历史皆有不可磨灭之贡献,其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

## 绵枣花

雪后斋

大都是山脚,或水边,有一种细长的小草,头顶上开出淡紫的红色小花,远远看去毛茸茸的,一簇一簇挨着,东一片西一片。看到她们的第一眼,您也许会心生欢喜,但人们是不大能记得她的名字,绵枣花。

绵枣儿在不开花的时节,就是极普通的小草,而且,她也只拥有短暂的花期。她虽能入药,却并不名贵,她的花朵太小了,如不是密集簇拥,也不引起人们的关注。绵枣花的气息也是淡淡的,接近她,才会有温暖的气味传递过来。和牡丹的国色,桂花的天香比起来,绵枣花那么渺小,近于无名。

今年的大阅兵,女兵组成的方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,不知为何,我想起了绵枣花。这些女兵只在排成了方阵的那一刻展露英姿。而当她们换上便服上街时,对面遇上,人们也不会在意,这些女孩那么普通,在父母眼里还是小女孩呢。可是当她们排成阵列,托枪起步时,带给人们的美感和震撼,会在瞬间释放出来。

一天,一位书法家朋友,采撷了一束绵枣花发到微信上,背景是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,写的是杜甫的诗:“江山如有待,花柳自无私。”

于是,留言道:您认识绵枣花吗?

少一位文学家对普通百姓并无大碍,但少一位如张謇这样的状元,“天下谁人不识君?”那么,整个南通乃至我们整个江南的近代史都得重写……

所以,说状元身后无人知晓,以影射“学历无用”的励志“鸡汤”显然有“毒”,作为“安慰剂”临时缓解一下或许可以,如长期饮用必定跌落深坑。说文人落榜照样可以凭才气吃饭,从而赢得大名也难怪其谱,殊不知其成功率极低,其底层“样本”更是大得惊人,所谓“劝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用在此处也不算太夸张。因为像金圣叹、李渔这一类的文学天才,是只可仰望而无法跟学的。自古天才不可学,我们常说“杜甫可学,李白不可学”,就是此理。文前所述的两份名单,喻示着“学历与才气”的两种状态,前者学历尚可努力求来,但后者才气却是爹妈所赐与生俱来,难以强求。然而,学历和才气既互不排斥,又互不替代,它们相对独立但可彼此帮衬。要在一个文化人扎堆的学界文坛里立足,至少两者必占其一,前者是标签,后者是实力。两者全无的人总是在感叹“怀才不遇”,我想那一定是才“怀”得还不够大,因为怀才也同于“怀孕”,到相当的程度,被发现是免不了的。

学历高可以唬人,才气大足以傲人。钱锺书说:“一张文凭,仿佛有亚

后天就要回上海了。早晨看天气晴朗,我忽然建议去洛杉矶东部的大熊湖。太太与孙因虽觉意外,但也想尝尝“说走就走”的断离之乐,便齐声叫好。

毕竟事出仓促,几乎没吃早饭,只带了饮水和干点便驾车出门。直至山脚才查谷歌,发觉我们要翻越的居然是海拔3506米的南加州最高峰“圣戈尔戈尼奥峰”,而海拔2060米的大熊湖则深藏在圣贝纳迪诺山脉的腹地,换句话说,必须翻越3506米的圣戈尔戈尼奥峰,才能一探山腰的大熊湖。

说实话,后座毕竟有孙因。一想到3506米高的盘山公路,我的两膝有点飘,然而已到山下,岂可回头,只能油门一踩,上苍保佑。

盘山道的陡峭远超想象。当年修路的已经尽量为开车的设想了,平均每2公里就有一处半圆形的缓冲区,以便会车,一些盘山路的坡度接近40度,因此沿途不断

当、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,可以遮羞包丑,小小的一方纸也能把一个人的空疏、寡陋都掩盖起来。”那么《围城》里的方鸿渐,只得买一张克莱登的博士学位,来掩饰自己那“赤条条没有包裹”的学问。而史学大师陈寅恪,则认为考学位只是求名,而他读书是为求真,当其才学已大到用不着包装来证明时,学历对他也就毫无诱惑了。所以陈寅恪留洋十六年,遍读柏林、哈佛等名校,但他的学历还是当年中国公学的那张纸。由于学历只是标签,衡量的标准就只能看“抬头”,当年陈独秀在北大,遇见蒋梦麟校长,虽然蒋已是海归博士,但两人都曾是前清秀才,陈独秀就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?蒋回答是考策论秀才,陈独秀听完哈哈大笑,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,比你策论秀才值钱。“先前比你阔”的心理油然而生,蒋梦麟只得连忙点头称是。

民国时期没学历而成名的自然也有,但就整个比例来看,肯定是凤毛麟角。像钱穆、沈从文、金克

地闪现“限速20英里”“限速15英里”的提示牌。于是,横下一条心的我一边开,一边冒冷汗,想着“上山容易,下山难”,待会儿如何下来呢?大抵车到山腰时,往下一瞥,魂飞魄散,白云如棉絮,公路似绦带,山下的建筑渺如纽扣,贴着悬崖蹒跚,对面又不断来车,偏偏美国佬开车又极其彪悍,“呼”!“呼”!一辆辆几乎都擦着反光镜而过,惊得我黄汗一身身地淌,很快后背与胸口全都湿透。

最后翻越3506米高的主峰——圣戈尔戈尼奥山口时,简直是一米米地挪,双眼半闭,视线收窄,只看前路轰油门,绝不向右侧的深渊窥视。

所幸盘山公路很快向下,而且天赐一个大缓坡,到达大熊湖时发觉它其实是个群山环伺的大

如杭州西湖的高山湖泊,最深处约60米,其海拔比我们黄山的最高峰——1864米的莲花峰还高出200米呢!即令盛夏,夜间温度也仅10摄氏度,其水源来自雨水和融雪,湖中鱼类品种良多,鲈鱼、鲤鱼、鲑鱼、鲑鱼,随处可见,锦鳞游泳。湖周四顾都是“青

天削出金芙蓉”的巍峨群山,久望令人顿生出世之想。而事实上沿湖可尽享钓鱼、划船及湖畔烧烤之休闲,向晚可住温暖的小木屋,屋内有便利的厨房和娱乐设施,至此我们才觉得“说走就走”的任性未免太过孟浪,没带盥洗用品、替换衣物,怎么享受浪漫的小木屋呢?当然,我们尚可租用小艇,悠游湖中,极目湖岸尽头,有锥形的火山口和著名的北岭滑雪场,洛杉矶地区唯一的滑雪胜地。

## 翻越南加最高峰

胡展奋



随喜(篆刻)陆康

木等都只有小学学历,却当上大学的名教授,那有时代因素以及观念的开明。譬如只读过中学堂的梁漱溟,考北大没被录取,却因一篇谈佛学的文章,被蔡元培看中,直接请来北大当教授了。放今天简直难以想象。

有的人是天生“学历控”,著名史学家陈汉章学问渊博,有“两脚书橱”之誉。他二十五岁即中举,后科举废除,他以没能再中翰林而耿耿于怀。京师大学堂欲请他任教,但他听说大学堂毕业即相当于“洋翰林”学历,于是他一边任课,一边听课,在同一所大学既当老师也当学生,等他以史学各科成绩第一名毕业都已快五十岁了,成为北大历史上一桩笑谈。



正的巴洛克技法让他的每个运弓都更为自由,音色也因此更加轻盈明亮,多了几分质朴的温暖。后来了解到,整个乐团都严格使用羊肠弦和巴洛克弓,这些选择无一不是为了还原三百年前最本真的音色。正是这种对历史细节的

执着,让300年前的古老音乐在现

代重获新生。

而这种考古典范的背后,实则是对巴洛克音乐精神的整体把握。这清澈的音色,与同时代作曲家海因里希·比贝尔在《变格定弦小提琴奏鸣曲》中所进行的激进探索,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如果说亨德尔的《里纳尔多》代表了巴洛克时期宏大、辉煌与优美的“主流”音色,那么比贝尔则通过为每一首奏鸣曲重新调律,深入了解实验性与内省的音乐新世界,发掘出小提琴时而呜咽、时而咆哮的奇异色彩。英国合奏团的演奏家们所精通的,正是这种与乐器浑然一体、能够灵活驾驭从亨德尔的辉煌到比贝尔的玄思的全面能力。他们

然而这一切都没我们的事了,因为下山的路再次令人惊恐万状,陡坡的硬板俯冲,踩得刹车“咔咔”直响冒青烟,频频的点刹和跟刹以及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急转弯,伴随着后座因因的惊叫声,以致整个车内充满了末日感。最糟的是两耳的鼓膜偏偏这时疼得人龇牙咧嘴,说是“高山反应耳压疼”,为啥糗事一起来呢。

死活熬过了最险路段,我干脆溜边歇了,手机却意外地响起,那是“前圆号演奏家”林伟操:“……怎么,翻越了圣戈尔戈尼奥山口?”他的声音有点大:“你俩真是无知无畏,不换上防滑胎是不可原谅的……”

听了腿肚子又阵阵转筋的我,其实只是误打误撞地翻越了“最高峰”而已。世人论成败多半模棱两可,侥幸成事的叫天意,意外失败的也称天意。

谁说得清呢,在这误打误撞的圣戈尔戈尼奥山口。

出版社,2016年)

确实有一些从来没有或者很少练习过书法的人,包括一些小孩子写出来的毛笔字,虽然歪七扭八,出奇怪样,却也“有着出人意料的趣味”,真是可爱得要命。这一点没问题。至于用心费力把它们收集起来,玩赏、研究,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更何况,白谦慎先生还言之有据,援引顾炎武、阎若璩、傅山、康有为等人具有探索性的言论和作品,为那些“不规整、有趣”的当代书写提供合法性。

意趣是个人化的。对于“娟娟发屋”,白先生说它“多少带有一些审美创作的意识”,而且准确地捕捉到它“受到了美术字的影响”——然而,我却觉得,正是这一点“审美创作的意识”,败坏了它的“意趣”。也就是说,“娟娟发屋”的书写者有意识要把这个招牌弄得好看一点,有一部分心思分散到书写之外了。

就在“娟娟发屋”隔壁的墙面上,写着“汽车喷漆”“补胎加气”,在我眼里更有趣一点:那八个字的书写者的注意力都凝聚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之中,最后一个“气”字写得比较开张,有点“放飞自我”的意思,那也是在书写本身之中放飞。

事实上,从古至今那些稚朴、笨拙,可以称之为“不规整、有趣”的书写,大都也类似于“夜报已到”那样:书写者的精气神灌注在书写之中,也是一心一意想着把字写好,只不过笔力有所不逮,手不听使唤,笔画的走向出人意料,最终却也是一股子生气昂然,意趣盎然。

为我们复原的是整个巴洛克时代广阔而迷人的“音色谱”。

当被问及300年前的歌剧为何仍能打动现代观众时,指挥毕克特曾说:“它的主题非常当代——宗教冲突、战争、爱情、心碎、对逝去爱人的怀念。”这句话道出了我当晚最深的体会。英国合奏团对巴洛克本真音色的极致追求,正是为了让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,以最质朴、最直接的方式撞击现代听众的心灵。

那个在开场时萦绕于心的疑问,此刻有了清晰的答案:当舞台的附加被减至最少,音乐与情感的本真便显现出最多。他们减去了布景,却让我们洞见了巴洛克的灵魂;隐匿了戏服,却让我们直面了人类共通的悲喜。这是一场高级的对话——无需外在转译,音符起落间,完成与三百年前那个同样为爱恨、战争与救赎所触动的灵魂的确认。

最高级的艺术引领不是迎合,而是以技服人,进而拓展大众审美的边界。

## 十日谈

夜光杯青年写作计划  
与艺术节学生观摩团  
责编:吴南瑶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